

緇門警訓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叅

陟七

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本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

陟七

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着屑况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邋遢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檐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只披紙玄泰上座只着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身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數古人爲住持體

第一九四册

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
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
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
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
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

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辨道又况活計具
足風景不疎花解咲鳥能啼木馬長鳴石牛
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流水無聲嶺
上猿啼露顯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
之松春風起而枯木龍吟秋葉彫而寒林華

發玉階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
寂爾消息沉然一味蕭條無可輒向山僧今
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
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呵西棒張眉努目
如癩病發相似不惟屈枕上座况亦孤負先

涉七

二

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
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
不曾措了一辭二祖不曾問着一句還喚達
磨作不為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
每至說着古聖做處便覺無他容身慚愧後

人軟弱又况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
具足方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
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
在諸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
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齋

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
力珍重

黃蘗禪師示衆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來管取你熱
亂有般外道纔見人說做工夫他便冷咲猶

有遮箇在我且問你忽然臨命終時你将何
抵敵生死你且思量看却有箇道理那得天
生彌勒自然釋迦有一般開神野鬼纔見人
有些少病便與他人說你只放下著及至到
他有病又却理會不下手忙脚亂爭奈你肉

步七

三

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萬般事須是閑時
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
做手脚不辦遮場狼藉如何迴避前路黑暗
信采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
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遮裏都用不著平

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獄中決定放你不得而今末法將沉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負荷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纔有一箇半箇行脚只去觀山觀景不知光陰能有幾何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頭面嗚呼勸你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關捩子甚是容易自是你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教你知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你也須自去做箇轉變始得若是箇

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夜叅行住坐卧着衣喫飯處阿屎放屎處心心相顧猛着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遮裡說甚麼闍羅老子千聖尚不奈你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爲甚如此事怕有心人頌曰
塵勞迥脫事非常謹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

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出家兒幸得
身離塵網居於廣堂大厦切不可溫飽自
滿其志少壯之時不勤學問不究義理不正

陟七

四

呼吸對聖前如何可以宣白士大夫前如何
可以談吐不學一筆字文疏如何寫士大夫
往來書只如何回出家人胷中貫古今筆下
起雲煙方可了身了性以至於了命若自懶
惰託言所稟無受道之資是自壞了一生也

永樂北藏

經門警訓

且如猿猴獸類也尚可教以藝解鵠鵠禽鳥
也尚可教以哥唱人爲萬物之靈如不學視
禽獸之不若也爲人師者自當尚嚴師嚴而
後道尊與其初年失於寬而招異時之怨不
若過於嚴招異時之感人家子弟捨父事師

師却不嚴而縱其懶及其時過失學也談吐
又訥宣白又鈍發遣又踈寫染又拙覺時事
事無能方始自悔而歸咎於其師何謂至感
初年脫白從師師長訓導極其嚴緊於公事
畢然後敢治私事禁妄出讀書要背寫字要

第一九四冊

楷義理要通道念要正日漸月磨復還固有
之天得造洞然之妙由是性海清澄心珠瑩
徹學仙者著脚蓬萊學佛者安身樂國到恁
麼時却感師長嚴訓之功也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陟七

五

咨爾童行聰子試云高以下基洪田織起古
今賢聖莫不由斯儒宗頗多釋氏尤甚茲不
繁引略舉二三虞夏至尊尚曾歷試可能二
祖猶服勤勞一念因真千生果實若其濫服
終無所成任是毀形徒增累業爾等童耆今

各顯誠履實踐真無隨流俗處清淨地生難
遭心見佛逢僧克勤敬慕如能反責可謂丈
夫施主交肩宜先祇揖同衣相見莫後和南
夕火晨香常常勿懈齋食蚤粥念念興慚當
直殿堂供過寮舍宜勤拂拭無怠應承進止
威儀上流是則言默要道下輩休詢貝葉固
合精通墳典尤宜博學稍知今古方解為人
若似啞羊出家何益如來未成佛果文武無
能永嘉才作人師宗說俱備晞顏晞驥子雲
有言誦誦誦若釋尊無誤各須努力莫謾因

循立志堅高不墮凡地故經云立志如高山
種德若深海如斯苦口期汝爲人報荅佛祖
莫大恩拔濟衆生無量苦日日如是不愧自
心頌曰

負春剗草示嘉模紹續須還猛烈徒一念豁

然三際斷單傳直下老臊胡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昔者師子王白淨法爲身勝義空谷中奮迅
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
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爲美食解

脫味爲漿遊戲於三乘安住一切智轉無上
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口意籌量觀
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
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
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

陟七

六

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
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
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淫亂故應受苦報我
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
量劫一切衆生爲酒顛倒應受苦報我皆代

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
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事誓願根塵清淨具
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
盡衆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十方洞徹萬德
莊嚴於刹刹塵塵爲我作證設經歌羅邏身
忘失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
一痛切

雲峰悅和尚小叅語湖隱石刻

師舉百丈和尚示衆云汝遮一隊後生經律
論學故是不知也入衆叅禪禪又不會臘月

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師云酌然諸上座去
聖時遙人心淡薄看却今之叢林更是不
也所在之處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
飲食豐厚寮舍溫暖便爲旺化其間孜孜爲道
者能有幾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

勝七

七

半黃總道我會了也各各自謂握靈蛇之寶
孰肯知非及乎編辟扶掖將來直是萬中無
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
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乃端
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紫

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樂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信心人食上座若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不爲分外若也

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帶角牽犁拽杷償他始得又不見祖師云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縋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

莫言不道珍重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上士叅玄人光陰莫虛弃渡江須用船爲人須有志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苦無多於中無別伎動着關挨子非師自然智徹

座老婆心觸人無忌諱刹境一毫端到此無回避唱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佛祖出頭來吞聲須飲氣作略遮些兒古今無變異混沌未分時早有箇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頭視箇箇違本鄉切忌著名位過去諸如來不

離而今嘆現在諸菩薩轉次而受記智者暗
點頭心空親及第愚人信受拋家自逃逝
哀哉猛省來現成真活計箇裏用無窮宗門
第一義左右逢其原亦不離行市銅頭鐵額
兒腦門須着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步七

八

慈受深禪師小叅

此心清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
全乖法體纔退步便相應只是不肯退步纔
放下便安樂只是不肯放下大都是無始劫
來慣習成了也古人學道先打當貪嗔癡然

後放教一切處冷啾啾地如臘月裏扇子相
似直是無人覩着亡得名利甘得淡薄世間
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匾檐山和尚一主拾
椽子煮喫永嘉大師不喫饅頭下菜高僧惠
休三十年着一納鞋百補千綴遇軟地行則
赤脚恐損他信施信心物難消他總是妻子
口中減削將來供養你了便要邀福懺罪你
十二時中種種受用盡出他人之力未饑而
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困而眠道眼未明
心漏未盡如何消得故古德云爲成道業施

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山僧遮裏不可與你
諸人打粥飯過日也若是坐消信施諸天不
喜麤茶淡飯也難消他底如今初學比丘飽
食高眠取性過日猶嫌不稱意在出家人如
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來你石上磨

陟七

九

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刀
快自家石漸消薄有底更嫌他人不來我石
上磨有甚便宜處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
幣厚言甘道人所畏你灼然與道相應萬兩
黃金亦消得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是實到

遮箇田地始得高談大論瞞人自瞞大不濟
事如今叢林中無人說着遮般話也莫道焦
山長老說禪全無孔竅記取記取伏惟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
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
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
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
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

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洵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甚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

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從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

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微而

陟七

十

不赴况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迹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汲世途如短販人

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千地諸賢豈不通佛理
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佛訶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
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
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綱蓋

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
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
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
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
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

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
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
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之即
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
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

陟七

十一

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
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
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
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
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

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煉一徧了從
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
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蚋雖是善因而遭惡
果且圖甚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
向脚跟下繫着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
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
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
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
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
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

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
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
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
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
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
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
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
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傳燈

法昌運禪師小叅

大凡叅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叢
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中
將佛法爲事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遮箇不
是小事光陰易失時不待人一失人身卒未
有出頭處在莫與麼打關過時今日三明日

陟七

十二

四遮裏經冬邇邊過夏記取一肚葛藤路布
學解到處掠虛摩唇捋鬚漢語胡言道我解
禪解道輕忽好人作無間業將知此事大不
容易沒量大人到遮裏討頭鼻不着莫當等
閑開大口法昌老漢無人情莫愛人摩捋你

贊嘆你盡不是好心一朝風火解散眼光落
地善惡業緣受報好醜生死境界一時現前
那時便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從前學得活
計神通佛法總使不着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追悔不及隨緣受報改頭換面都未可定豈

不見古者道學般若菩薩且莫自瞞切須子
細纖毫不盡未免輪迴緣念未忘盡從沈墜
你要識披毛戴角底麼便是你尋常亂作主
宰者是你耍識拔舌地獄底麼便是誑惑迷
途者是你耍識寒氷鑊湯底麼便是你癡癡

信施者是三塗八難盡是你心自作只爲道眼不明方乃如是若是諦當底人豈有遮般消息法昌與麼說話盡是契合諸聖不獨爲你三兄四弟但未得忍菩薩皆有此過豈况天龍八部既來遮裏經冬過夏莫生容易老

陟七

十三

僧饅頭邊討飯供養你說些子出家話莫被人我奔却一生空過一旦四大分張那時作伎倆遲了也有一般漢聞人舉着他肚裏事嗔心念起便道佛法豈有與麼事大悟不拘小節更問阿誰我問你悟見箇甚麼還脫得

觸體識想也未十二時中且與五戒十善相應靈山會上還曾見有無行業底佛麼還有妄語底祖師麼大似將牛屎比栴檀有甚交涉可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你要得他日相應但從今日去一切處放教枯淡二六時中對五欲八風如盲人視物不爲諸法管帶亦不管帶諸法六根門頭檢點無絲毫過患方有少許趣向分法昌與麼說話如服瞑眩底藥相似一期苦口他時大有得力處所以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

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無人替代各自
努力珍重

語錄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
於佛祖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
人媿汗下如雨如何汾陽侯視我如泥土戲
以玉峰寺出帖請權住豈可爲一身法門同
受污萬古長江水惡名洗不去謹謹納公帖
觀使自收取放我如猿鳥雲山樂幽趣他年
無以報朝夕香一炷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石刻

夫傳持祖燈嗣續佛壽此非小任宜景前修
肅尔威儀尊其瞻視懲忿窒慾治氣養心無
以名利動於情無以得失介於意無隨世之
上下無逐人之是非黑白置之於胃喜怒不

陟七

十四

形於色樂人之樂猶已之樂憂人之憂若已
之憂容衆尊賢克已復禮無因小隙失素所
善無背公義弃素所疎能不可矜勢不可恃
無護已短無掩人長見德不可忘身在貴不
可忘賤且夫學本修性豈愠人之不知道貴

第一九四冊

全生無靳世之爲用人或慕義理固推餘必也篤爾心誠誨以規矩博援羣籍深示妙宗慈室忍衣不可須臾而離大方寶所欲其造次必是動息有常嫌疑必慎人不可侮天不可欺衆之去來無追無拒人之毀譽無恚無

貪內無所慚外無所恤或若聲華溢美利養豐多畏四趣之果因慎三寶之交互死生未脫業苦難逃方其得志亟思利正身如行廁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求解脫古先諸祖舉有懿範杖錫一味喫土

丹霞只箇布裘趙州青灰滿首朗師編草爲檀或深禪久修或優詔不就大都約則虧失奢則招譏謙則有光退則無忌去佛愈遠行道有艱觀時進止無自辱也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陟七

十五

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窮妙旨他年成器整頽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

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滅身計？百千隨分覺，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成都况是繁華國，打住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同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躊躇溺泥水？豈不見吞舟之魚不隱卑流，合抱之木不生

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駕千里驥，莫學鷓鴣戀一枝。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戀高臺，莫罩朝籠不暫開。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舊出山來。又不見荆山有玉名璫瑤，良工未

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荆楚，爭得連城價倍高。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

坐如對尊顏，則身業淨也。二口無雜言，斷諸嬉咲，則口業淨也。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於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於智襟，靈嶽凝於耳目。轉莫容易，實

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某年月日比丘元照謹裁書獻于淨慈圓照
禪師元照早嘗學律知佛制比丘必備三衣

陟七

十六

一鉢坐具漣囊是爲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
奉故從其門者不可輒違違之則抵逆上訓
非所謂師資之道也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
謂之大衣入聚應供登座說法則着之二曰
鬱多羅僧謂之中衣隨衆禮誦入堂受食則

着之三曰安陀會謂之下衣道路往來寺中
作務則着之是三種衣必以粗疎麻苧爲其
體青黑木蘭染其色三肘五肘爲其量裂碎
還縫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
也言其相則三乘聖賢而同式論其名則九
十六道所未聞敘其功則人得免凶危之憂
龍被逃金翅之難備存諸大藏未可以卒舉
也一鉢者具云鉢多羅此云應器鉢瓦二
物體如法也煙熏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
量如法也蓋是諸佛之標幟而非廊廟之器

用矣昔者迦葉如來授我釋迦本師智論所謂十三條粗布僧伽梨是也洎至垂滅遺飲光尊者持之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有以見佛佛之所尊也祖師西至六代相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尚也今有講下僧在原

陟

士

承持制物有年數矣近以病卒將啓手足囑令以衣鉢坐具奉于禪師實以賴其慈蔭資其冥路故也恭惟禪師道邁前修德歸庶物黑白蟻慕遐邇雲奔天下叢林莫如斯盛竊謂事因時舉道假人弘果蒙暫屈高明俯從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下意許容納受特爲奉持如是則大聖之嚴制可行諸祖之餘風未墜謹遣僧齋衣鉢共五事修書以道其意可否間惟禪師裁之

宣

準薩婆多中三衣長五肘廣三肘每肘一尺八寸準經周尺長九尺廣五尺四寸

釋門登科記序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讀誦一門功業尤重皇朝著令帝王誕辰天下度僧用延聖祚尊崇吾教宣布真風自古皆然於茲尤盛方今州縣淨侍寔繁每歲選人必量經業開場考試合格精通公榜星羅獎平生之勤苦綸恩露

第一九四冊

墜許畢世以安間外被田衣內懷戒寶爲法
王子作人天師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棲心物
外旅泊寰中釋子之榮豈復過此近世出俗
多無正因反欲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濫
預法流或倚侍宗親或督迫師長至有巡街

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強顏趨謁頻遭毀
辱備歷艱辛爲者百千成無數十豈信有榮
身良策安樂法門斯由當本昧出家心抑亦
爲人無丈夫志况蓮華妙典驚領極談大事
因緣開佛知見是諸佛降靈本致實羣生悟

入津途無量國中不知名字幸而聞見卽不
誦持豈獨孤恩誠爲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
精至早冀變通已達者莫廢溫尋終爲道業
百金供施實亦能消四輩瞻依諒無慚德幻
軀有盡實行不亡故有舌相粲若紅渠身骨

陟七

十八

碎如珠顆具書傳錄識者備聞况般若經
耳之緣法華校隨喜之福幸依聖訓勿棄時
陰近期於削髮爲僧遠冀於破魔成佛若能
如此夫復何言所患爲僧不應於十科事佛
徒消於百載古賢深誠寧不動心哉

顏侍郎答雲行人書

近辱書誨且以禪教之說見教法之深有開
慰而向來亦嘗有所開示適以多事不能與
師周旋今復有言自非見愛之深孰能以此
相警顧我愚昧何足知之然師所言者余竊

疑焉於如來方便之道似執一偏猶有人我
之見以我爲是以人爲非於佛法中是爲大
病人我不除妄談優劣只爲戲論爭之不已
遂成謗法未獲妙果先招惡報不可不慎但
能於先佛一方便門精進修行行滿功圓自

然超脫不必執我者爲是以餘爲非也修行
淨土佛及菩薩皆所稱嘆在家出家往生非
一況今末法之中修此門者可謂捷徑然於
是中間亦須洗去根塵摧折我慢於其他種
種法門雖非正修行路隨力隨分亦加欽信

陽七

十九

豈可妄論優劣自爲高下達磨西來不立文
字直傳心印一花五葉自曹溪來悟此法者
如稻麻竹葦在李唐時世主尊崇如事師長
以至于今師授不絕特未可以優劣議也若
必欲引教家義目定其造證謂如是修者方

入某地如是行者方登某位真所謂描畫虚空徒自勞耳故經云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願師屏去知見勿論其他專心自修於淨業也某每與師談見師多斥不立文字之說使此說非善則達磨必不西來二祖必不肯斷臂求之也今禪家文字徧滿天下此乃末流自然至此何足恠耶娑婆世界衆生知見種種差別非可以一法而得出離故佛以方便設種種法門使其東西南北縱橫小大皆可修行皆可證入

華嚴會上文殊師利蓋嘗問於覺首言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問於德首言如來所悟惟是一法云何乃說無量諸法問於智首言於佛法中智爲上首如來何故或讚布施或讚持戒或讚堪忍以至或復讚嘆慈悲

喜捨終無有以一法而得出離者咸有頌答是師之朝夕所誦者也斯理必深明之夫受病既殊處方亦異今以手足之疾服某藥而愈他人病在腹心而責其不進手足之藥乃以治腹心之劑爲非可乎楞嚴會中二十五

行獨推觀音豈可便優觀音而劣諸菩薩神
仙外道於我法中皆為邪見然華嚴知識或
在外道或為人王或為淫女引導眾生若以
正修行者為是則善財所參勝熱婆須密女
無厭足王等皆可指為非也千經萬論止為

陟七

干

眾生除病病去藥除何須無病而自炙此心
垢重故修淨因淨垢若亡復何修證三界無
住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衣中之寶
只為衣纏衣若壞亡珠當自現聊敘鄙見以
復來誨或別有可教者更垂一言幸甚慎勿

支離蔓衍以成戲論也邇來四大輕安否所
苦不下食今復差退否某隨緣過日只求無
事耳未間千萬珍重

陳提刑貴謙答真侍郎德秀書

嘗集月林鐵
鞭諸大老

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

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頭合
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
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
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猴拾栗相
似佛祖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

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果換苦葫蘆淘
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
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
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稜道者二十
年坐破七箇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到

陟七

主

來因捲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
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未誦佛之言
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
履固不失爲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着又須
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事雖人人

本有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
不明淨圓學經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
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來教又
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
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
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有自己
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
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着教相今若
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

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裏珍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楞嚴圓覺維摩等經誦之亦稍熟矣

其他如傳燈諸老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玩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著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粗過

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爲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昧未免顛倒夢昧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

陸七

二十二

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清修黨欲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華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又云直欲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未教謂

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
書所言靜處鬧處皆著一隻眼看是什麼道
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
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厮捱則起滅
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到
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不
必他示恐有儒釋不侔者必大恠之待制舍
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罵之